

台湾著名女作家书系

天使咖啡

Angel Coffee

台湾 杨小云 著

咖啡的浓郁芳香
沁人，悠远
她那天使般的微笑
传递着温馨与体贴

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天使咖啡

[台湾]杨小云 著

中国三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使咖啡/杨小云著. —北京:中国三峡出版社,
2003.1

(台湾著名女作家书系)

ISBN 7-80099-713-8

I. 天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8777 号

图字:01-2002-6127

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)

电话:(010)68218553 51933037

(010)51933034(编辑部)

<http://www.e-zgsx.com>

E-mail: sanxiab@sina.com

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6.25

字数:110 千字

ISBN 7-80099-713-8/I·86 定价:12.80 元



杨小云

台湾金石堂最受欢迎女作家。

她是一位全方位的创作高手，
专精小说、散文及儿童文学，并
先后在各报刊杂志撰写专栏及连
载长篇小说，为台湾少数具有各
种创作能力且表现杰出的女作家
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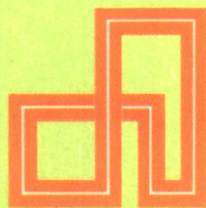
用梁实秋的话说，她创作故
事、创作人物大气磅礴、自然清
新，可谓“大笔如椽”。

策 划: 战 葆 红

责任编辑: 王 杨

封面设计: 陈 亮

插 图: 代 磊



九 歌 文 库



天
使
咖啡

目 录

Contents

心碎的声音	1
饱受折磨	9
绝对忠实的丈夫,有几个	19
第三者的告白	29
来来去去,摇摆不定	39
成了怨妇	47
结束是为了开始	56
在困境中寻生机	65
重新出发	78
女儿带来的困扰	9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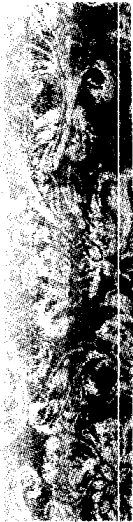


天
世
咖啡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意外的求婚	101
再次面临挑战	111
莫姐的故事	119
民歌驻唱	129
妹妹出嫁	139
母亲角色的定位	149
同学会	158
天使早餐店	168
毒药	177
又是一天开始了	188



心碎的声音

心碎的声音

五月的第三个礼拜天，空气中仍弥漫着康乃馨的清甜。琦琦坐在梳妆台前，细细地刷着如瀑般黑亮的长发，对着明镜中那张素净的脸，唇角卷起一抹浅浅的笑，些许得意便不自觉地流曳出来，谁说女人卸了妆就不能见人？中立不就总爱捧着她干净的脸说：

“我就是喜欢你不上妆的样子，洁白如雪，好美，像——白雪公主吧！”

很少丈夫像中立这么勇于夸赞自己妻子的，他不仅在朋友、家人面前，大方地、几近炫耀地称赞琦琦的诸多优点，更让琦琦开心的是，在生活中他不忘给妻子正面的肯定；每当琦琦穿新衣服，他总会发现，总会露出欣赏的眼神，按喜欢的程度，发出不同层次的赞美。

“没见过像你这么会哄女人的男人！”

有时琦琦会这样调侃丈夫。

“我这是懂得欣赏美。而且呀，只对心爱的人！”



中立正色地辩驳着。“你看公司里那么多女职员，我几时哄过谁啦？”

这点琦琦是放心的。在公司里，中立向来不苟言笑，任何事，再严重，再焦心，他都不露急躁，不动声色，都能沉着应付。前年合作多时的企划总监，带着两笔大Case投奔另一家广告公司，中立一个人在公司想了两天，第三天开会时，大家看到他凹陷的眼眶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以为会有意想不到的恶讯要宣布，结果——却是坚定、沉稳而有力的声音，以及一系列全新计划，请大家跟他一起打拼。

这几年，公司业务持续成长，在广告界已闯出名号，公司玻璃窗内，陈列着历年抱回的奖杯，上上下下一片蓬勃朝气，大家对这位四十二岁，有创意、有胆识的总经理都十分佩服，也羡慕总经理高雅的妻子和两个有教养的孩子。

“幸福的女人最美丽”，这话是谁说的？琦琦不知道，可还真有道理呢。

大概是太沉溺于甜美中吧，丈夫什么时候进来，琦琦全然不知，还是由镜中瞅见他倚在床上，正好整以暇地打量着一脸陶醉的妻子。

“孩子都睡了？”琦琦问，“今天挺快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

天

●

咖啡

只要中立在家，每晚送孩子上床、念故事书给他们听，一直是爸爸的“专属时间”；今天，似乎比平常时间短了些。

“我跟孩子说，今晚爸爸要跟妈妈开‘同乐会’。”

“讨厌！又来了。”

琦琦的心陡地一跳，她当然知道丈夫话中的话，想到又要做那档子事，不觉全身紧绷。

她不知道是自己生性保守，还是比较冷感，结婚十年，孩子生了两个，却始终对那事提不起兴趣。丈夫是个精力旺盛的人，热爱开“同乐会”，一如他热爱工作、美食，做妻子的虽是勉力配合，却视为苦事。

若说琦琦完全不喜欢肌肤相亲，也不是；在她感觉里，依偎在丈夫怀中，絮絮地说说话，然后一起入眠，是最快乐、最美的，可丈夫不一样，他是个讲求实际、重效率的人，“光喝餐前酒、吃开胃菜，不顶事，总得来块牛排，才解馋呐！”

揣着忐忑的心，琦琦慢慢移至床边，轻轻地偎向那个总是又饿又馋的丈夫。

今晚的“同乐会”似乎比平常草率些，中立显得有点心不在焉，琦琦虽觉有异，却并不在意，反而有着不可告人的私密窃喜和轻松感。

真正令琦琦诧异的，是丈夫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搂着

她，而是双手枕在自己脑后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“中立？”琦琦撑起身子，用手指在他脸颊上划问号。

中立脸上沁出的汗珠，一圈圈扩大，半晌之后，他开口道：

“我有话跟你说。但是，你必须答应我，不能生气。”

“那要看是什么话啰！”

“这样——我还是不说的好。”

琦琦噓了口气，平躺回枕头，丝丝不祥悄悄爬上心头，丈夫讲话从来是“直言不讳”，只要他认为对的，很少在意旁人的反应，永远是那么“理直气盛”，这会儿竟吞吞吐吐起来，肯定是很严重的大事，会是什么事呢？难不成住在高雄的公婆发生了意外？但这又怎么会怕我生气呢？

正当琦琦要开口问时，却听见中立低声呢喃道：

“我想，我还是告诉你。因为，我们之间一直没有秘密，一直无话不谈，是不？”

琦琦没接腔，她等着。

“我——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朋友。但是，请你放心，我绝不会离婚，没有谁能抢走你的宝座，这点我跟她说得很清楚……”



中立仍在絮絮地说着，琦琦却是什么也听不见，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般，所有感觉全消失了，她不能思考、不能动，就那么直挺挺地躺着，有如死去一般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小小的碎裂声，由死寂如枯河床般的心底升起，像早春第一抹冰水横过。那碎裂声逐渐扩大、强烈，久藏心中那座神圣美丽又庄严的爱情殿堂，龟裂了、坍塌了，碎成片片；一个女人，被活埋了。

突然，琦琦发出一声尖叫，她抱着头，跌坐在地上，失声痛哭。床上的中立惊惶地过来扶她，但琦琦却愤怒地甩脱丈夫安抚的手，她缩成一团，整个人不停地颤抖，颤抖。

以为再也睁不开的眼睛，还是慢慢地开启了一条小缝。

琦琦揉着酸涩的眼皮，按了按胀痛的太阳穴，一时之间，竟有着不知身在何处的迷离恍惚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阳光透过贵族帘挤进束束金光。几点
了？孩子们呢？

她用力撑起身子，光脚走出卧室，客厅墙上的挂钟指针重叠在十一上，一阵惊慌袭了上来，孩子上学可晚太多了。

焦急的脚步奔向孩子房间，不由抽了口冷气，床是空

的，书桌上整整齐齐，什么都没有。

再奔回客厅，就见花瓶下压着张纸，中立龙飞凤舞地写着：

“我送孩子去学校，然后去上班。让你受惊，很抱歉，不过，事情不像你以为的那么严重。你依然是我的最爱，晚上再谈。”

纸片悄悄地由手中滑落，琦琦只觉天旋地转，锥心的痛，一下子横遍全身，摇晃几下，她倚着墙滑缩，把自己挤成小小一团，双手抱着头猛力地摇甩。

“这不是真的！不是真的！不是！不是……”

她一遍遍喊嚷，仿佛要借着坚定的声音来证明自己所呼叫的是事实。

“中立不会！他不会有其他女人！”

我们认识了三辈子，相爱了三辈子！一起度过的日子，比我们各自成长的岁月还多，我们一起长大，一起面对世界，一起到台北，一起追求理想；在失意的时候、痛苦的时候，我们相依为命、互相鼓励……我们已经深入了彼此生命中，扎根、盘缠纠结……这等紧密关系，不是任何人能闯得进来的。

不可能！绝对不可能！

中立他八成又在玩什么把戏了，再不就是恶作剧？

是了！肯定是这样。



天

咖啡

咖啡

只是，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剧烈又伤人的方法，是要证明什么还是——

啊！琦琦悚然一惊，冷汗像水蛇般在脊背上爬蠕。难不成他又想起那件事？或是又听谁提及那个名字？

事情过去十多年了，她以为他全然遗忘了，丢进过去的河流中了，但是——

就那么一个小小污点，却成为她生命中永远洗刷不去的裂痕。琦琦不敢说丈夫心胸狭隘，因为她知道在爱情的世界里，是容不下一粒砂的，尽管琦琦没有做出对不起中立的事，然而，“精神出轨”对男人来说，羞辱是一样的。

天呐！果真如此吗？中立是为了报复而这么做吗？

不！不是的！绝对不是的！琦琦拒绝接受这个想法。他们之间不是没有好奇而试图介入的人，但是，凭信心、坦白和共同努力，总能化危机为转机，在双方的坦诚中，一起冲破外力，又一次验证了彼此的挚爱，又一次创造了一份信任，这样坚固的爱和信任，怎会轻易被攻陷、被打破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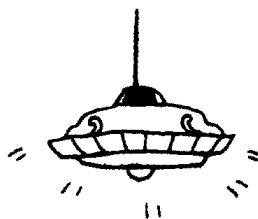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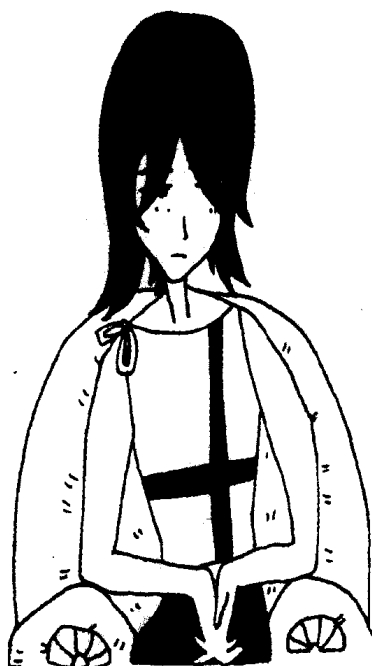
是了！真是自己太多心、太紧张，反应过度了，事情肯定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严重，中立不是说了吗：“你依旧是我的至爱。”

琦琦捡起那张纸片，紧紧地贴在胸前，眼底的泪，却夺眶而出了……



天
●
咖啡

8



饱受折磨

我不知道，曾经那么美好的，为什么会消失。

我不知道，曾经认定的永恒，为什么会丧失。
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以前所有的肯定，如今尽皆动摇，先前持定不移的坚信，竟在一夕间瓦解，悲痛中犹自蕴藏着被愚弄的愤怒，一件珍藏多年的完美玉佩，突地发觉竟是赝品，震恸中，竟有着难以自持的失望和惊慌。

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

外遇，这等俗气的事，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这坚如金石的婚姻中？婚外情，那等粗劣的浮华，又岂是中立那般自命不凡的男子所屑于涉足的？

怎么会这样呢？

琦琦有如一只陷在网罗中的鸟儿，镇日困陷在挣扎中，又像洞中的蝙蝠，东撞西碰，遍体鳞伤，就是找不到出口。

饱
受
折
磨

属于琦琦的人生乐章，全然地乱了，乱到她没有能力往下弹奏。

而丈夫，那个剪断乐章的凶手，却振振有辞地辩着：

“我这不叫外遇，你知道我厌弃那个名词。我只是——生命中闯进了另一个女人；但这并不表示我不爱你、不爱孩子、不爱这个家，你永远是我的妻子。”

多荒谬的巧辩呐！望着丈夫理直气壮的态势，琦琦忽然觉得，眼前这个男人好陌生、好可怕，她听见一个悲哀的声音由喉底升起：

“一个男人心里怎么可能容得下两个女人……”

“以前我也认为不可能，但是——怎么说好呢，其实我也满矛盾、满挣扎的……”

接着，琦琦捏着心，问了一个所有女人都会问的死笨问题：

“你爱她吗？”

“我——”中立有几分踌躇，他避开琦琦的眼眸，花几秒钟整理好自己：

“我不愿对你说谎，所以，什么都告诉你，希望你能谅解……”

“你爱她吗？”琦琦再问，声音中充满了焦急、愤怒和不确定的恐惧。

“我——不知道。”



天

咖啡